

剧评活动青年

梁玉麟 编著



封面题字 孔令深
责任编辑 鲁 良

剧评活动话当年

梁玉麟 编著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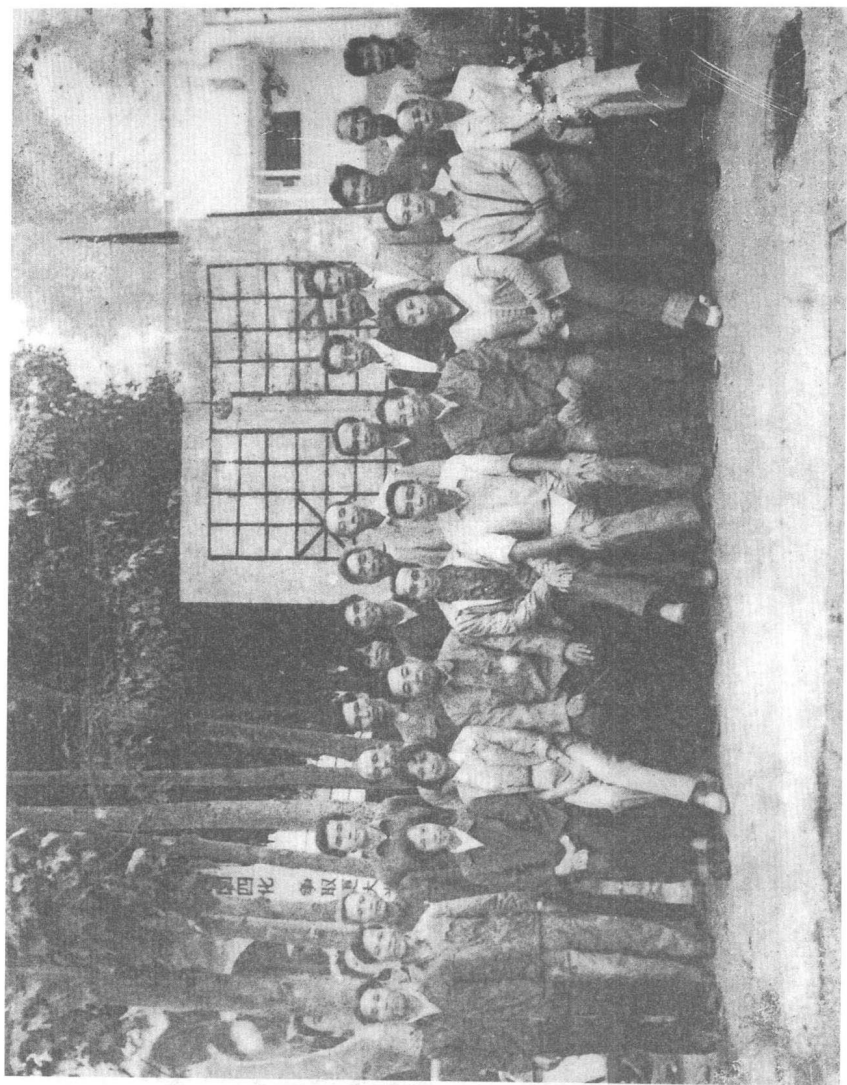
肇庆市端州报社印刷厂印刷

(厂址：肇庆市建设一路2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 印张 37.6 千字

粤肇印准字第 08-5-001 号

2008 年 5 月出版



1983年10月30日广东粤剧团来肇庆演出,与剧评组部份同志合映

前排(坐者)左起:()、白雪红、李剑声、罗家宝、黄舒壮、()、卢秋萍、王中玉、()

后排(站者)左起:陈其伟、刘桂旋、梁达瑜、()、巢桂清、赵善策、苏宝琼、李护暖、宁汉高、曾太炎、梁玉麟、()、()袁定环、朱欢葵、麦丽泉、陈朝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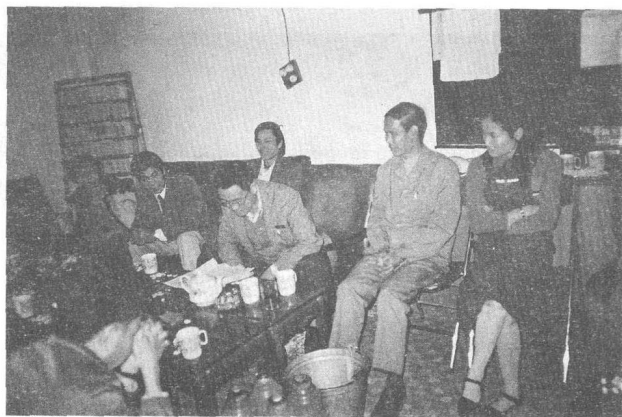
彭炽权（前排右三）与剧评组部份成员黄舒壮（前排左四）、
 覃华（前排左三）、梁达瑜（前排左一）、邓巨良（前排右一）、
 苏宝琼（中排左一）、周国涛（中排右一）、袁定环（后排右三）、
 叶兆林（后排右一）合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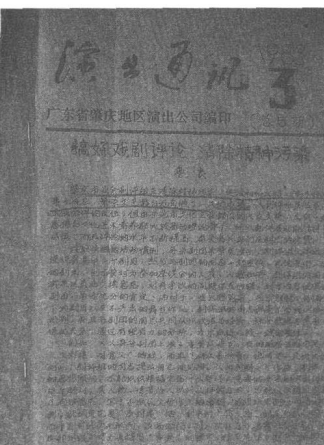
与柳州粤剧团举行
剧评座谈会的局部
场面(1986.10.17)
罗远响(团长、左一)
黄舒壮(前排右一)
梁卓荣(前排右二)



与羊城粤剧团
举行剧评座谈会的
局部场面。
(1987.12.15)
余沛林(右一)
梁达瑜(右四)
梁怀香(右六)
邓巨良(右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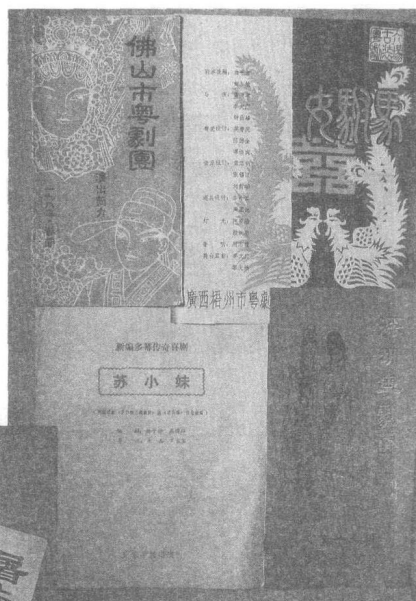
与羊城粤剧团举
行剧评座谈会的局部
场面。
(1987.12.15)
石浪(团长、左一)
叶丹青(左二)
黄舒壮(右三)





肇庆地区 演出公司的简 报刊登剧评组 活动情况

编者保存的各
剧团来肇庆演出的
部份“戏桥”



序

戏剧评论，对戏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十分重要，不仅有助于戏剧艺术创作、演出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更活泼了艺术空气，创造艺术氛围，让戏剧艺术从舞台上“热闹”到舞台下，丰富了戏剧艺术的文化内涵，成为戏剧艺术生命的有机外延。然而，戏剧评论长期以来都十分脆弱甚至缺失，没有受到官方和业界的重视。一个剧本，一台演出，往往只有官方首肯，权威论定，一锤定音。难以听到群众的声音，难以得闻真情真性的褒贬。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肇庆曾经活跃着一支来自民间的戏剧评论队伍，名为“肇庆市戏剧评论组”（简称剧评组），得到了宣传、文化部门的支持，演出公司、演出场所为他们提供场地；《端州周报》、《演出通讯》为他们开辟园地。剧评组的成员来自不同岗位，都是戏剧（曲）爱好者（发烧友）、票友，他们凭着爱好，带着真诚，为戏剧艺术的繁荣兴旺而口评笔论，活跃在舞台之下，见功于舞台之上。

肇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梁玉麟先生是当年剧评组的主要成员，他熟悉戏剧（曲），也热爱戏剧（曲），是个热心人，更是个有心人。剧评组解散已经 20

年，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淡忘，他却集文剪报，点滴记录，回忆当年的活动，汇总成册，还把剧评组解散之后，组员们继续写出的剧评文稿也收录进去，编纂成《剧评活动话当年》，记录下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为肇庆市戏剧历史增添了精彩的一章，实在是难能可贵。

玉麟先生在辑录此书期间，嘱我为之作序。剧评组活跃之时，我刚巧离开肇庆，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对他们的评论活动知之甚少，却很为他们的真诚所感动，也为这个剧评组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坚持下去而深感惋惜。戏剧艺术太需要评论了，戏剧艺术的兴旺繁荣不能没有评论，特别是来自民间的，毫无功利之心的，坦诚的，只出于真爱的评论。

其实，这20年来，剧评组的活动并没有结束，一些当时的成员，至今还在活动，还颇活跃。最近，我还在肇庆市文广新局艺术研究室主编的《肇庆文化》上看到他们的评论文章，这又是很令人欣慰的。为此我又祈望，文化主管部门能够给予戏剧评论（特别是民间的戏剧评论）更大的支持，为他们创造条件，开辟园地，让这些热心人继续为肇庆的戏剧兴旺繁荣鼓与呼。

权充小序。

李 玮

2008年4月18日

目 录

序	李 玮 (1)
肇庆市剧评组成立的来龙去脉	黄舒壮 (1)
剧评活动话当年	梁玉麟 (4)
剧评文章选登	(13)
一、粤剧《梨花劫后香》评论文章	(13)
观看《梨花劫后香》有感	黄舒壮 (14)
《梨花劫后香》观后意见	刘有庆 (16)
我看《梨花劫后香》	曾太炎 (17)
《梨花劫后香》观后	刘桂旋 陈其伟 (17)
二、其他剧目评论文章	(18)
从一句台词谈起	鲁 良 (18)
《乞米养状元》观后	鲁 良 (19)
勇气赞	梁玉麟 (20)
人物咏	梁玉麟 (21)
是封建道德 不是美德	李 子 (22)
三个“以为”都错了	韩 晨 (23)
《庵堂认母》观后感	周 全 (24)
舞台净化话《庵堂》	鲁 墨 (25)
不要靠挖箱底度日子	李 子 (26)
老是古装 前途茫茫	东 文 (28)
粤剧要培养新生力量	梁玉麟 (29)
《三闹洞房》观后意见	巢桂清 (30)

关于话剧《明珠记》的通信	鲁 良 (31)
新的艺术 美的享受	梁玉麟 (32)
锐意创新	李 子 (33)
不可轻视细节	李护暖 (34)
剧评座谈会发言(摘要)选登	(35)
一、粤剧《背解红罗》(上卷)	(35)
二、粤剧《醉半仙巧合奇缘》	(38)
黄舒壮先生近年几篇剧评文章	(41)
克服粤剧(曲)句子和唱词中违反历史的毛病	(41)
克服在粤剧(曲)唱词和口白中字音错读的现象	(45)
克服粤剧曲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48)
克服戏剧演出中舞台美术方面存在的问题	(51)
编后语	梁玉麟 (54)

肇庆市剧评组成立的来龙去脉

黄舒壮

一、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我曾在当时保持着密切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人民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的、综合性文艺团体——华南文工团等单位工作过。尽管当时不叫“文艺评论”，但当演出节目后，既在内部总结，又走出去观众中个别或集中征求意见，以扬长避短，改进提高（记得1950年在中山沙溪申明亭演出节目后，全体台前幕后人员都分散到农民家中收集意见），则是常规，这就保证了演出节目的不断提高。其实这也是更广泛深入的文艺评论呀！也是我多年来坚持文艺评论习惯的形成基础吧！

二、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我由农业管理调到高要县文化部门工作。虽然是任不主抓文艺的图书馆副馆长（没有正职），但当时县级文化部门人员编制不多，文化、图书两馆工作多是互相协作配合进行的，加上原来我是文工团团员转业的，所以每当粤剧团公演时送来的两张审查票，文化科科长苏豪有时就让我去观看。不久我发现，一方面当时粤剧确是很繁荣，几乎是一团接着一团上演，另一方面，演出的剧目却在“优秀”和“一般”占多数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好的内容，影响很不好；而在一般的剧目中也存在一些应改正的问题。但这些“审查票”确实未有很好发挥作用。因此我向苏科长建议：不必每个戏都看，每个月抽看一二个戏，请一些有水平的人观看，不限于两个人。看完戏次日由文化科召开座谈会，另在剧场门口辟一“观众说戏”栏目，欢迎观众来稿评论，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如有较详细意见则直接转交剧团参考修改。由于县级单位经常要下乡，流动性大，座谈

人员无法固定，时间更无法定期，临时通知较多。但苏豪和我与文化馆一些专职人员和苏平、黄平等入则是基本队伍。这样到了反右派运动开始，也就停止了活动（大约只有两年多 1956 - 1958）。

回顾起来，这种剧评活动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因为我们不分团大小，本着爱护关怀的态度去提出意见，剧团是欢迎的。记得罗品超率领的省粤剧团、梁荫棠为首的“冠南华”、邓丹平、练珍珠带领的省粤剧团以及英德等众多县级团的剧目，都进行评论活动。罗品超、陈小汉演出的《春香传》中的道具，和几十年后有的剧团演出该戏时，同样出现了南方新鲜水果，这在朝鲜是不可能的。有的剧目恐怖阴森，令小孩观众吓得啼哭。如《白骨美人棺中产子》，在坟场棺材里伸出两手……我们一一指出和批评。很多好的演出、好的戏也作了肯定。有一县级剧团率先改编演出《抢女婿》成功，不亚于省团的《拉郎配》，我们都作了肯定，等等。

三、我在上述解放初期的文工团深入群众，主动争取意见，到高要县的松散未健全的剧评活动中，深深感到这种活动是促进艺术繁荣提高所必需。这成了我的业余爱好，看了戏总觉得不吐不快，或主动找剧团面谈，或写书面意见交剧团（连我回汕头探亲看了潮剧，也如此开展评论）。边看戏边在微弱的灯光下记下有关问题，回家后深夜查对资料，令剧评有理有据，确很辛苦。我妻子说我是受罪不是看戏，但我几十年乐此不疲。那么剧团反感吗？确是有少部分是听不进不同意见的，冷淡而反感。但多数很高兴，甚至结交成朋友。如罗家宝把人物画送给我；潮剧名丑方展荣与我成莫逆之交；新生力量李秋元、苏小惠等也成为我的好朋友……

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肇庆和全国一样，打倒“四人帮”后，包括粤剧在内的艺术焕发了青春。我看了一些戏，劣戏有之，极左有之。如某剧团演出《林冲》，为了说明农民运动本色，

竟出现林冲练兵时用锄头、钐、犁头等作为兵器，受高俅压制等情节，这确是不伦不类的、“左”得可爱，但不真实。于是向演出公司经理李剑声和文化局领导提出，把原来我们革命文艺团体的主动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五十年代中期高要县的剧评做法继承过来，并根据城区情况，可固定人员，健全机构，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剧评工作。经过他们研究并和剧场方面做工作，一致同意由我负责成立筹备组，并负责此事。于是有了梁玉麟同志所写的《剧评活动话当年》一文所说的事，我就不重复了。

五、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剧评组集体活动终止了，但我仍然坚持每逢看戏必评，或综合归纳，或一戏一评。所以就有了李玮同志所说的“剧评组的活动并没有结束，一些当时的成员，至今还在活动，还颇活跃”的情况。

剧评活动话当年

梁玉麟

时间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肇庆市的文艺舞台和全国各地一样，恢复了各种艺术形式的演出活动，改变了“八亿人民八个戏”的“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的局面。但由于封闭多年，一下子解禁戏曲节目，难免在舞台上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把剧场和舞台办成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宣传阵地，发挥群众的监督和社会舆论的作用，在肇庆地区演出公司和肇庆市文化局的关心支持下，在工农兵影剧院的积极配合下，筹建肇庆市戏剧评论小组（简称剧评组），并于1980年3月28日成立。笔者保存有当时的“聘请书”，内容是：

梁玉麟同志：

为了更好地开展我市的戏剧评论活动，决定组织“肇庆市戏剧评论小组”，特聘请你为剧评小组成员。现请你观看3月28日晚云浮县粤剧团演出的古装粤剧《春风秋雨又三年》，请提前于七时十五分到达工农兵影剧院会议室开一个短会，会后发票看戏。望大力支持，依时出席。（请凭本聘请书进场）

肇庆市戏剧评论小组筹备组

1980年3月27日

说是聘请书，其实是一张16开的纸，钢板刻字红色油印。

在筹备会议上，大家推选黄舒壮为组长，赵善策为副组长。活动地点基本就在天宁北路工农兵影剧院（原名端州大戏院，1977年改名为工农兵剧场，1979年5月改名为工农兵影剧院，1984年8月改名为端州影剧院，2007年10月至今改名为大地数字影院）。在剧评组开展活动的几年里，组长和副组长都没有中

途调整更换。黄舒壮负责全面工作，包括组织剧评活动、主持会议、组织学习、与相关剧团负责人联系沟通等。因为赵善策就在影剧院工作，所以组内的一些具体事务就由他负责，比如印发开会通知、派发戏票、会议前的茶水准备和会议记录等。

剧评组还向组员颁发“组员证”，贴有本人照片，盖上“肇庆市文化局”的公章。第一批发证的有黄舒壮、赵善策、梁达瑜、曾太炎、梁玉麟、陈朝枢、刘桂旋、宁汉高、杜宝庆、麦丽泉、袁定环、苏宝琼、周全、朱欢葵、周国涛、巢桂清、李护暖、黄东贵、赵耀枢、梁卓荣等人。他们都是文化艺术界的代表：有文化局、文化馆的干部，有报社的编辑，有市属各区文化站的负责人，也有从事文艺工作或在文艺、历史研究方面有一定造诣的生力军，他们都是粤剧的爱好者和热心人，更有不少是业余粤剧演员。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没有参加剧评组活动，又陆续吸收一些成员。据不完全统计，曾经参加过剧评组活动或应邀出席剧评会议的，还有陈锦润、刘有庆、谢远谋、伍尚强、陈其伟、周作权、余沛林、陈湛铭、刘启辉、庄事睦等，另外肇庆地区演出公司的有李剑声、苏洪生、崔一鸣、邓巨良、陈以和、王灿生，肇庆地区粤剧团的梁怀香，肇庆市粤剧团的万德钧，肇庆地区文化局的陈基宝、覃华，肇庆市文化局的欧昭、林达光，肇庆市电影公司的程枢、何长、杜建等等。

剧评组的宗旨是：“遵循党的文艺方针，关心文艺事业，不断提高政治、艺术水平，为促进戏剧评论和艺术繁荣作出贡献。”（摘自《剧评组组员规则》）那时按照活动惯例，每当有剧团来肇庆演出，剧评组的成员便观看其中一个剧目，一般是在剧团演出的第一晚看戏，第二天下午召开剧评会。因为剧团通常只逗留（演出）两三天，而且上午要休息，所以安排下午开会。剧评会议以座谈形式召开，邀请剧团的领导、导演和主要演员参加，同时还有文化、演出主管部门和剧场负责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即使是著名演员，也没有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不像现在有的所

谓“明星”、“大腕”动辄耍“大牌”，目中无人。我曾经当面向黄少梅老师请教过《子建会洛神》二黄慢板中的唱腔问题；也和黄俊英老师探讨过相声表演艺术庸俗和通俗的区别。他们都很随和，耐心解释。）无论是哪一级的剧团，也不管对方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人数如何，剧评组的同志都认真地交换意见，从剧本、演出作风、唱腔、音乐到灯光布景、舞台美工甚至幻灯字幕等方面畅谈自己的看法。大家充分肯定健康的剧目和剧团成功的做法；对有争议的问题互相切磋；而对于艺术粗糙、格调低下的剧目和不严肃的舞合作风，我们都一一给予指出，善意提出改正的意见。并且与剧团的同志共同探讨政治与经济、社会效果与票房价值的关系，力求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剧团的同志对此大为赞赏和惊讶，认为剧评组人才济济，意见中肯，有专业水平。

例如，在剧本方面，我们认为“一剧之本”很重要。在当时虽然存在闹剧本荒、“饥不择食”的现象，但很多剧团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三、四十年代的“箱底”剧目上演，而是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有的剧团由领导亲自动手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有的剧团宁可移植兄弟剧种的优秀剧目，也不翻箱底照搬不健康的剧目；更有的剧团在探索戏曲如何适应现代题材方面下功夫。此外，题材多样化、主题思想严肃鲜明的剧目，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要求。这些，我们都给予充分肯定。如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巨大变化的《三对恋人》，赞扬公正严明，为伸张正义而奋不顾身揭露奸恶小人的《屠夫状元》、《徐九经升官记》等。

但对于存在问题的剧目（剧本），如歪曲历史，宣扬“红颜祸水”的《杨贵妃》；粗制滥造、以离奇荒诞、低级趣味吸引观众的五角恋爱《三年一哭二郎桥》；以及耸人听闻的乱伦剧目《晨妻暮嫂》等，我们也都谈了批评意见。某剧团上演《庵堂认母》，有人认为它是个“反封建、有意义”的戏，而且“群众喜欢看，说明有一定的价值。”对此，剧评组的同志提出自己的见

解。就是判断一个作品（剧本）的思想倾向，不能单纯看它写什么题材，重要的是它如何去利用这个题材，其人物、情节给人以什么样的启示。不能仅仅因为写了尼姑思凡，写了不服从父母包办的婚姻，或因此而造成的婚姻悲剧，就认定它是“反封建”的。剧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自私自利的，而剧作者对此毫无批判，反而歌颂。剧本没有用力揭露社会矛盾，却用很大篇幅去描写“争爱”的情节，描写尼姑在庵堂里结婚、生子、认子等奇闻怪事。我们还指出，如果为了卖座而抛出低劣的剧目，以此去迎合某些观众的低级趣味，那不是文艺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而对于在剧本或演出中不属于大是大非原则的问题，我们热情提出了需要改进的建议或探讨性的意见。例如某团演《柳毅传书》，在白雪飘飘的陕西泾河地方，却出现红花盛开的木棉树布景；《肇庆峡上望夫归》一剧中，砚工梁森被陆把总诬陷，从肇庆发配到粤西的徐闻，竟要经过粤北梅关！晏婴是春秋时期齐景公的相国，但在《钟无艳》中（“艳”实为“盐”），却安排他于死后180年的战国时期任齐宣王的相国一职。例如，契丹大将入侵齐国时，竟唱出“乘胜出兵，直捣黄龙”的唱词！“黄龙”是府名，契丹天显元年（926年）设置，除了反戈一击，哪有攻打自家京城的道理？等等。还有就是在舞台上出现的不健康或闹笑话的现象。例如，有古代官员脱光上衣做低级表演；有扮演古代小姐的演员戴手表上场；有古代人物长着八十年代的发型；在一千多年前的土地上出现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布景；幻灯字幕错别字不少，等等。类似这些与历史事实和地理环境不相符的现象，我们都毫无保留、毫不客气地一一指出。

在1982年3月一次剧评会议上，我们倡议恢复演出结束时的谢幕仪式，以建立观众和演员之间同志式的、互相尊重的关系，推动“五讲四美”活动的开展。在剧场（剧院）的配合下，基本上克服了戏还没有结束观众争先恐后离场的不礼貌现象，坚持演完戏的时候台上台下共同起立鼓掌，以示互相感谢。